联 合 国

S/PV.4888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四八八八次会议

200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塔夫罗夫生	（保加利亚）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智利	罗哈斯先生
	中国	成竞业先生
	法国	达阿雄女士
	德国	普洛伊格先生
	几内亚	索乌先生
	墨西哥	普哈尔特先生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先生
	俄罗斯联邦	斯米尔诺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迈克达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豪・琼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所设各委员会和各工作组的主席的简报

03-66724 (C)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和工作组主席的情况通报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理会根据在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将听取根据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根据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15（1991）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根据关于卢旺达问题的第 918（1994）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根据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以及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工作组的各位主席的情况通报。

根据安理会在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根据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普洛伊格先生、根据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1）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代表根据关于卢旺达问题的第 918（1994）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的费萨尔·迈克达德先生、代表根据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的玛丽亚·安赫利卡·阿尔塞·德琼纳特夫人以及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工作组主席马丁·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根据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京特·普洛伊格发言。

普洛伊格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赞赏首先宣读讣告的做法。这将是关于 661 委员会工作的最后一份报告。该委员会在 2003 年 11 月 21 日根据第 1483（2003）号决议在实行全面制裁制度 13 年之后撤销。

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该委员会必须执行反映在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中的安理会政治决定。因此，661 委员会的任务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实施和管理针对伊拉克的制裁制度以及以石油换粮食的人道主义方案。

德国在这个委员会历史中的两个关键阶段中担任其主席。第一次是在 1995 和 1996 年，当时，以石油换粮食方案的最初目的是减轻全面制裁制度对伊拉克的大量人口及其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二次是在 2003 年，这时，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已经与它过去的日常工作有了很大不同，这是因为发生了以下一系列新情况：战争在 3 月打断了该方案的工作；前政权随后结束；在 5 月取消了制裁；以及在 11 月 21 日结束了人道主义的以石油换粮食方案。

面对方案工作在 3 月出现的中断，委员会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谈判达成了安理会第 1472（2003）号决议的内容。这项决议批准了通过现有的已批准合同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救济。这项决议是在 3 月 28 日通过的，在安理会中几个月的分歧之后首次在安理会成员之间在与伊拉克有关的一个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在战争结束以及在 5 月 22 日通过第 1483(2003）号决议之后，委员会负责管理导致在 11 月 21 日结束人道主义的以石油换粮食方案以及把伊拉克方案办公室的所有责任移交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过渡过程。作为 661 委员会主席，我们试图确保这个过渡过程中的最大透明度。

为此目的，所需要的是所有行动者——伊拉克方案办公室、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联合国各机构、委员会的专家——之间的长期协调以及定期向安理会成员提供最新情况。为实现信息的最有效的流通，组织了 661 委员会的经常性非正式会议，有时每周举行几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有来自巴格达的联盟临时管理

当局的代表参加，并且总是有联合国各机构和伊拉克方案办公室参加。我们希望，这有利于以妥善的方式从伊拉克方案办公室向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移交责任，并有利于过渡时期的必要连续性，从而避免打断物品的供应以及可能的人道主义紧急局势。

我还想提及，661 委员会在通过第 1483（2003）号决议后也根据该决议的第 19 和 23 段完成了它的额外新任务。6 月 11 日，委员会通过准则，以确定那些其财务资产应移交伊拉克发展基金的个人和实体。6 月 26 日，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份个人清单，随后在 11 月 21 日通过了一份实体清单。

我还想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由执行主任贝农·塞万领导的伊拉克方案办公室，以及秘书处的由万先生领导的伊拉克制裁处提供的密切和友善的合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承诺，我们就无法以此种方式结束联合国活动的这一章。虽然过去几周反复强调石油换食品方案对伊拉克人民生存的重要性，但仍然需要对伊拉克前政权制裁工作作一最后评估。这一评估必须权衡制裁时间与效果，制裁对伊拉克人民的影响与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以及该地区的政治作用。

这一评估对某些对制裁体制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可能有所解答，如对萨达姆·侯赛因实行的制裁体制，但也包括其他制裁体制。这些问题是：制裁是否已达到原定目的；这样长期实行制裁，不经安全理事会负责重新评估，是否合理?我相信，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以使制裁手段保持锐利、有效、合理，制裁是安全理事会手中一重要武器。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

2002 年 1 月 1 日至今，本委员会举行了 16 次会议。作为委员会主席，每次正式会议结束后，我以口头形式向各国代表团和记者报告委员会的工作。我不打算在这里介绍委员会工作的细节。委员会 2002 年的年度报告已经作为文件 S/2002/1430 印发。今年的报告数日后将印发。我想简单讲几句，对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任主席，对委员会工作，可能有帮助。

一、关于所遇困难的一般性问题，在受制裁的国家中，索马里可能是唯一确实没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索马里内战已经持续 12 年。索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的两份报告，介绍了有系统地违反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732(1992)号决议对索马里实行的武器禁运的情况。

逾 12 年来，索马里各派首领藐视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使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根本信誉受到挑战。显然，必须采用新办法。此外，索马里复杂的局势以及索马里危机对区域的影响，要求用全面、综合方式解决武器禁运问题，以及禁运产生的超越索马里国界，并于该地区不完全、与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后果。解决国际社会面前的这一挑战，既需要安理会统一方针，也需要大大加强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本委员会同国际、区域、次区域组织，以及同非国家作用者的协调。

安全理事会的决心与共识，对结束有罪不罚的风气至关重要，这种风气存在已久。因此，需要采取坚定、有效的行动，弥补已损失的时间。当然，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同心协力与积极合作必不可少。我要特别强调前线国家和邻国的责任。

二、索马里问题两方面——安理会处理的政治问题与制裁问题——两者相互依存。我作为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采用的做法，是从执行武器禁运与索马里政治进程两者的关系看局势，这一做法得到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支持。武器禁运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用以创造必要条件，促进索马里民族和解。据此，在此索马里和平进程关键时刻，必须继续确保上述两方面工作协调，同时尊重这两项任务不同的具体性质。

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根据安理会第 1425(2002)号决议，设立一个专家小组，为委员

会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十多年来，委员会始终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委员会没有足够资源有系统地处理有关违反武器禁运的情报。委员会需要必要资源完成工作。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使委员会能够定期掌握违反武器禁运的详细情报，并拟订加强禁运的建议。

第一个专家小组的成立，本身即向所有违反武器禁运体制者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它也证明安理会决心确保严格遵守禁运。两个专家小组工作和他们在该地区存在，表明他们对可能违反安理会制裁者有威慑作用。

我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专家小组的各位专家的出色和内行的工作。过去两年，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访问该地区。委员会访问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安理会决心确保全面遵守武器禁运，不容违反。

我们同邻国和前线国家领导人交谈，同区域可持续组织领导人，既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领导人交谈，我们强调需要找到可采取的切实步骤，加强武器禁运效力。委员会这次出访该地区的成员及其目标是相当罕见的。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提出了九条加强制裁体制的建议。我高兴的是，几天前安理会通过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最新决议采用了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主要建议。委员会代表团在访问时曾同有关国家政府直接接触，以期加强同会员国和区域与次区域组织的合作。

委员会的结论之一是，该地区国家缺乏监督本国领空、陆地和海上边界的技术能力。安理会会就此采取后续行动。因此，捐助界应向这些国家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加强它们本国和区域监督主要港口、机场和陆上过境点的能力。

必须鼓励索马里邻国发展双边和次区域联系，以便这些国家能共同采取行动，防止违反武器禁运情况发生，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委员会继续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合作，以发展一些措施，确保继续对话、遵守武器禁运及可靠地监督边界。

我认为，在非洲之角一带有重要情报收集能力的国家提供的情报对委员会可有极大帮助。安理会同有关国家之间有过一些问题，我认为，必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非常想感谢秘书处对本委员会近期所开展的工作的支持，尤其是本委员会的秘书格雷戈里先生、本委员会的前任秘书罗琳·理查德－马丁女士、安娜·弗兰吉帕尼-卡姆皮诺女士和 Seok Hoon Bodek 女士。

在我们准备离开安理会和委员会的时候，我们鼓励它们一如既往继续以同样的干劲和投入开展工作。我还想向所有代表团致敬，感谢它们的支持和多年来采取的积极态度。我尤其注意到副主席国，即墨西哥、挪威和德国提供的支持。

我现在继续履行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根据第 918(1994)号决议建立的卢旺达问题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费萨尔·迈克达德大使发言。

迈克达德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我们很快将作为安全理事会这个重要国际机构的当选成员离任时，我非常荣幸地谈谈卢旺达问题，国际社会与这个非洲国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为使和平、稳定和安全重新回到这个国家。

谈到卢旺达，必须要提到安全理事会几个月前对中非国家的考察。通过该次考察，我们目睹了实地的情况，与不同方面进行了会面，目睹了卢旺达和其他我们所考察的非洲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困境，并了解了他们的希望和理想。

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传达一个事实，那就是第 918(1994)号决议创立的卢旺达制裁委员会今年没有召开正式会议。这并不是由于委员会的主席团缺乏处理违反第 918(1994)号决议的行为的意

愿。相反原因是委员会没有收到有关违反该决议的任何信息。我们没有收到违反决议的投诉并不一定就说明没有武器非法进入卢旺达。然而，该事实的确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避免任何违反决议的情况，因那会给卢旺达和整个中非地区的局势带来惨重的影响。

然而我想强调，在没有具体的机制来监测武器禁运是否有效地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本委员会重申其以前的观点，强调要获得可能或实际违反武器禁运的有关信息依赖于有关国家和组织的合作。我再次强调，委员会去年没有收到表明有违反禁运的行为的任何迹象或具体指控。我还想补充指出，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对卢旺达实施禁运和建立委员会监测执行情况的第918(1994)号决议之后，又通过了另一项决议（1011（1995)），解除对卢旺达政府的禁运，但仍然保留对非政府行为者的禁运。

整个中非，特别是卢旺达，显然在走向稳定和安全。我们认为这应该引起安全理事会未来适当的注意和关切。我还想补充一点，向世界这个重要的地区，包括卢旺达在内走私武器的行为必须立刻停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容忍这种走私行为进行辩解，这种走私行为的后果总是很惨重的。

在这方面，允许我向委员会主席国叙利亚和安全理事会秘书处之间的全面合作致敬。我还想感谢来自几内亚和西班牙的副主席，感谢他们为让我们及时了解关于第918(1994)号决议和第1011(199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进展所作的努力。我还想感谢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本委员会的充分合作。我还想表达对卢旺达人民和政府的良好祝愿，祝愿他们克服所面临的所有困难。我们祝他们重建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功，祝卢旺达实现发展和安康。

在本次最后发言中，我想祝愿安理会所有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还有非常任理事国取得成功，我们与它们进行了诚挚的合作，解决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要消除仍然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的源头。我还要祝愿将在新的一年开始为安全理事会服务的各代表团的同事们取得成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团的所有成员和我个人想向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就即将来到的假日和新年表达最诚挚的祝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玛利亚·安赫利卡·阿尔塞·德琼纳特夫人代表根据第 1132(1997)号决议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塞拉里昂问题委员会的主席发言。

阿尔塞·德琼纳特夫人（*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允许我表达墨西哥对你的谢意，感谢你通过召开这次公开会议，坚持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12 月开始的做法，允许任期到 12 月结束的非常任理事国有机会在一个附属机构的领导场所介绍它们的经验。

就墨西哥而言，我国自 2002 年 1 月就开始担任根据第 1132（1997）号决议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塞拉里昂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该职位使我们面临一些非常有趣的挑战。首先，我们全力以赴地支持制裁委员会完成其任务，指导有关审议和建议一些方法，以确保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得到充分执行。

第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代表团可能从这部分获益最多。我们有机会发现和深入研究一个地理问题，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委员会成员的活力和塞拉里昂政治进程的状态促使我们去学习，随后更加娴熟地处理作为该国的现实状态的一部分的各种因素，包括区域方面。

在本委员会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指导我们工作进程的方针。除塞拉里昂政府的可贵合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过去两年中的投入对于我们开展工作起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字不差地遵循了制裁委员会其他主席的一项建议，即对制裁所涉及的国家及其领国进行考察。委员会的主席阿道夫·阿吉拉尔·辛塞尔大使于 2002 年 6 月末和 7 月初率领考察团去塞拉里昂、几内亚、利比里亚、比利时、法国和奥地利。我谨再次表达墨西哥赞赏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在代表团访问期间给予的支持。

与各个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及区域和国际组织交换看法对于我们在遵守武器和钻石禁运及使用旅行禁令名单问题上取得进展是关键的。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们还解决了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方面所存在的障碍，以及取消这些制裁的标准。

我们对代表团访问的西非国家根本形势的第一手了解的一个副作用是，墨西哥决定促进安全理事会在利比里亚问题上的建设性参与，以及 2002 年 12 月发表的安理会主席声明。

在墨西哥担任 1132(1997)委员会主席期间，令其满意的是，在委员会成员国详细审议了塞拉利昂政府采取的确立钻石原产地证明制度和其它行政措施，对钻石开采地区进行控制并对该行业进行管制之后，2003 年 6 月份取消了塞拉利昂的钻石禁运。

关于武器禁运，委员会考虑到了塞拉利昂政府对维持禁运作为一种巩固和平进程和区域安全的措施的看法。同样，对旅行禁令进行了增订，删除了已经死亡的个人的名字，并相应调整数据库中的数据。

制裁委员会的一个创新方面是，墨西哥提出在其协调下，塞拉利昂问题 1132(1997)委员会、利比里亚问题 1343(2001)委员会和制裁安哥拉安盟的 864(1993)委员会之间举行非正式三方会议的倡仪，以便我们能够就这些委员会各自负责的与钻石禁运、武器禁运和旅行禁令名单有关的问题交换看法。

除了审查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各种问题外，我们三个委员会的成员有机会接待了一位钻石专家的来访。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对如何最好地使钻石禁运更为有效的看法。

我们希望，鉴于解决非法走私小型和轻型武器及使用雇佣军问题需要采取区域性做法，以及管理旅行禁令名单中的相似性，这一经验能够在 2004 年被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制裁委员会主席所利用。

我想指出，鉴于利比里亚发生的变化、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转变为政党、稳定的形势以及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逐步撤出，1132(1997)委员会成员还需要把审议并确定塞拉利昂制裁制度的新法律基础列为 2004 年任务之一。安全理事会在有关利比里亚的制裁制度中已经采取了这一做法。

我们希望，墨西哥在领导 1132(1997)委员会方面的贡献能够因 2004 年 1 月接替这些职务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而得到加强和扩大。最后，墨西哥代表团感谢副主席、委员会所有成员、我们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的同事、还有约瑟夫·斯特凡尼德斯、斯蒂芬·埃夫登、洛兰·里卡德-马丁、詹姆斯·萨特林、维基·阿基诺和阿尔米·德切皮达过去两年中对委员会工作的一贯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工作组主席马丁·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发言。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确实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这也是保加利亚和喀麦隆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感谢你召开此次会议，以便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在担任安理会委员会和工作组主席，以及安理会成员期间的印象和看法。

正如各位成员所知，安理会请我接替孟加拉国的乔杜里大使，担任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安理会于 2000 年成立这一工作组，以便能够就制裁，特别是其实施的更广泛问题提出一般性建议。

《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强制性措施——更普通的称法是制裁——是安全理事会手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帮助其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它们是纠正一个有可能破坏或已经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实体或个人行为的一个强大和宝贵的工具。安理会希望工作组就更有效、公平和透明地制定和执行这一工具的办法和途径提出建议。

在过去两年中，工作组忙于各种问题。我谨举几例。我们怎样使遭受非制裁本意影响的国家接触制裁委员会？能够向受到制裁影响的第三国提供何种援助？制裁应当持续多久？秘书处能够在监测和执行制裁方面发挥何种作用？

虽然我们是在直到就一切达成一致才有一致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组仍然能够就我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各点达成暂时的一致。我不想详说，只想说这些一致涉及会员国接触制裁委员会问题；采取措施，建立监测制裁的安排，以便找出和查明违反制裁的来源和方法；以及评估制裁制度。

我高兴地说，工作组商定的一些建议现在正在被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采用。我想欢迎并赞赏因特拉肯、波恩-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进程对于我们工作所作的贡献。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制裁的期限和取消制裁的条件。不过，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凭借其智慧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在一些问题上，安理会所有成员的确存有共识。我们都同意，安理会施加的制裁的效力必须直至寻求的目标——制裁对象的行为、行动或政策发生期望之中的变化——实现之时。

制裁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我们认为，这一特殊性必须反映在诉诸制裁的决定以及制裁的时间方面。因此，在实施制裁的决议中，我们始终必须清楚确定目标，并定期进行评估。

如果这些制裁措施最初是基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遇威胁或破坏行为的严重性和证据而确定的，那么取消制裁的决定就不能轻易作出。这一决定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

因此，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达成妥协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妥协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既然我们商定了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那么为何不能克服我们在如何处理我们商定制裁的实施时间上存在的分歧。之所以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制裁已经变得更复杂，更多样化。它们不仅制裁到了国家，而且也制裁到这些国家的某些国民和实体。其他一些制裁措施在范围上更具全球性质，而且也针对危害世界和平的新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这是喀麦隆作为安理会成员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和秘书处对我们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确证了我国的信念，这就是：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对话场所，是世界的一道屏障、一个堡垒。

我甚至想说，单是安全理事会就常常掌握着人类历史某些重要时刻的关键。假如没有安理会的智慧、经验以及促进安全与和平的决心，那么在世界许多地区，强权就会变成公理。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应该确保所有会员国一道每天对实现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世界的未来将是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所想要塑造的未来。

喀麦隆体验到了安全理事会在其工作和审议中对威胁非洲的各种危险的解决办法和对应行动的重视。2002 年 10 月 22 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尤具意义的关于中非问题的公开会议。当时各方所作的承诺对由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构成的中非区域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这些承诺清楚说明，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会员国坚定支持中非的联合国人民。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及会沉着、客观而公正地继续深入研究前往中非的秘书处代表团提出的富有创意的新看法。我们尤其想到的是一项近乎一致的要求，即派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长期驻留中非地区。这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协作，也有助于采取综合办法来处理和平与发展问题，这是我们的一项紧急要求。

在几天之后，我们将庆祝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这是表达良好祝愿的时刻。愿和平王子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和平——我们内心的和平、我们家庭的和平、我们国家内部的和平、我们各国间的和平、世界的和平；和平是我们团结的果实，我们共同团结努力的果实。我们不要忘记，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写照。它

将是你。它将是我。它将是我们。它将是我们每一个人。

愿 2004 年成为我们所有人和解的一年；国家之间重现和睦的一年；利剑化为铁犁的一年；和平之歌取代武装冲突的一年。愿 2004 年成为我们每个人充满希望的一年，梦想成真的一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4 时散会